

列 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种策略

第 二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В. И. ЛЕНИН

ДВЕ ТАКТИК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本书译文选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在排印
第三版时，由译者根据原文重新作了一次校订。

列 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根据 1964 年 9 月第 3 版重排

1971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书号 1001·556 每部(二册) 0.90 元

目 录

序言	3
一 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8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 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12
三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19
四 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度	26
五 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32
六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陷于 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37
七 “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53
八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58
九 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 政党?	68
十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73
十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 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一个粗略的比较	85
十二 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 缩小?	90
十三 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101

书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114
一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 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	114
二 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	122
三 庸俗资产阶级的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	132
注释	144

十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没有保持住新《火星报》所采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仅仅“从下面”,而不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行动)。容许起义而不容许胜利和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未免荒谬得太刺眼了。因此,决议就给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对问题的解答加上一些附带条件和限制。我们来看看决议在下一段中叙述的这些附带条件:

“实行这种策略(“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当然决不是说,专门为了促使起义扩大和政府瓦解,也不宜于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地区局部地、暂时地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公社。”

既然如此,那就是说,在原则上不仅容许从下面,而且容许从上面行动了。那就是说,尔·马尔托夫发表于《火星报》上(第93号)的那篇有名的杂文中所提出的论点是被推翻了,而《前进报》的策略,即不仅要“从下面”行动、并且要“从上面”行动的策略,却被承认为是正确的了。

其次,夺取政权(哪怕只是局部、暂时等等的夺取)显然不仅要有社会民主党参加,不仅要有无产阶级参加。这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只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积极参加这个革命

的也不只是无产阶级。这是因为起义，如该决议第一段中所说的那样，是“人民”的起义，参加起义的也有“非无产阶级的集团”（这是代表会议派关于起义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即资产阶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背叛工人阶级这一原则，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被代表会议抛弃了**。“背叛”并不会因为构成“背叛”的行为是局部的、暂时的、地区性的等等而不成其为背叛。这就是说，把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和庸俗的饶勒斯主义等量齐观的观点，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¹⁹，**被代表会议抛弃了**。政府并不因为它的权力达不到许多城市而只及于一个城市，达不到许多地区而只及于一个地区，而不成其为政府；同样，也不会因为你给它一个什么名称而不成其为政府。这样，新《火星报》所企图提供的问题的原则提法，**就被代表会议抛弃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代表会议对它现在已在原则上容许的成立革命政府和参加革命政府的主张所提出的那些限制是否合理。“暂时”（《эпизодический》）这个概念和“临时”（《временный》）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我们不知道。恐怕这里只是在用外来的和“新的”字眼来掩盖缺乏明确的思想这一事实而已。这**看起来**是说得“深奥一点”，其实只是更加暧昧和糊涂罢了。“宜于”在某个城市或某个地区局部地“夺取政权”，这和参加全国的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呢？象彼得堡这样发生过一月九日事件的地方不也是一个“城市”吗？象高加索这样比许多国家都大的地方不也是一个

地区吗？如何对待监狱、警察局和国库等等等等的问题（这些曾使新《火星报》为难的问题），甚至在一个城市里，更不用说在一个地区，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不是也会摆在我们面前吗？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在力量不够，起义不能完全成功的时候，在起义得不到彻底胜利的时候，是可能有局部的、城市等等的临时革命政府的。但是，先生们，这和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你们不是在决议中一开头就说到“革命的彻底胜利”和“胜利的人民起义”吗？从什么时候起社会民主党人把无政府主义者的事情揽到自己身上来，去分散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和目标，去引导它作“局部的”斗争，而不作普遍、统一、完整和全面的斗争呢？既然你们自己提到在一个城市里“夺取政权”时是说为了“使起义扩大”，那末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设想是为了扩大到另一个城市中去呢？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希望是为了扩大到一切城市中去呢？先生们，你们的结论和你们的前提一样地靠不住，一样地偶然，一样地矛盾，一样地糊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一般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给了一个详尽而明白的回答。这个回答是把一切局部的临时政府也包括在内的。代表会议的回答则勉强地任意地把问题的一部分划分出来，结果只是**逃避**（但没有成功）整个问题而弄得一团糟。

“革命公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和“临时革命政府”有区别吗？如果有，那末区别在哪里呢？代表会议派先生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革命思想是混乱不清的，结果就——这是很常见的事——尽说**革命的空话**。的确，社会

民主党代表的决议中使用“革命公社”这样的字眼，不过是说革命的空话而已。马克思屡次斥责过这种用**早已过时的**“动听的”名词来遮盖将来的任务的空话。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动听的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空洞而有害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变成装饰品。我们必须向工人和全体人民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在将来，在已经开始的人民起义得到胜利的结局而我们对政权有了决定性的影响时，我们**究竟要实现一些什么样的改革**？这就是摆在政治领导者面前的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提出了关于这些改革的完备的纲领，即我们党的最低纲领。而“公社”这个字眼却没有给予任何回答，只是用遥远的响声……或毫无内容的高调来搅乱人们的头脑罢了。我们愈珍视例如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就愈加不容许不分析它的种种错误和特殊条件而引用它来敷衍了事。这样做就是重复布朗基派（在他们的 1874 年的“宣言”中）崇拜公社的每一个行动而被恩格斯讥笑过的那种错误²⁰。如果有工人向代表会议派问到决议中提到的**这个**“革命公社”，代表会议派将怎样回答呢？他们只能说，历史上有个工人政府就是这样称呼的，它不善于分清并且当时也不能分清民主革命成分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分，把争取共和制的任务和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混淆起来，不能解决向凡尔赛实行坚决的军事进攻的任务，犯过不占领法兰西银行的错误，等等。总而言之，你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无论援引巴黎公社

或者援引其他什么公社，你们一定要说：**这就是我们的政府所不应当模仿**的那个政府。不用说，这是个很好的回答！然而这样毫不提及党的实践纲领，不适当地在决议中讲授起历史来，难道这不是表明书呆子的说教和革命者的软弱无能吗？难道这不是恰好表明你们不成功地竭力归之于我们的那种错误，即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任何一个“公社”都没有把两者辨别清楚）的错误么？

临时政府（即不适当地被称为公社的临时政府）的目的被宣布为“专门”扩大起义和瓦解政府。“专门”这个字眼，按其本意说来，就是排除其他一切任务，是主张“只从下面”行动的荒谬理论的复活。这样排除其他任务，又是眼光短浅和态度轻率。“革命公社”，即甚至是以一个城市为限的革命政权，也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闭眼不看这个问题，就是愚蠢到极点。这个政权必定要以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人监督工厂的制度，举办免费的普及教育，实行法官选举制，成立农民委员会，如此等等，——总而言之，就是一定要实行许多改革。把这些改革归结为“促使起义扩大”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玩弄字眼，把需要完全弄清楚的地方故意弄得更不清楚。

新火星派决议的结尾部分虽然没有供给我们什么新材料来批判在我们党内复活了的“经济主义”的原则趋向，但是它从多少有点不同的角度证实了上面所说的话。

下面就是决议的这一部分：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就是说，只有在革命蔓延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相当(?)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应当主动地努力夺取政权，并且尽可能长久地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种情形下，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有限的范围就能大大扩大，那时就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既以自己在整个革命时期对革命进程中一切新旧交替的政府都保持极端革命反对派的态度，作为自己的策略基础，也就能够最好地准备去利用政府权力，如果政府权力会落(??)到它手里来的话。”

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进报》屡次表述过的那种思想。《前进报》说过，我们不应当害怕(象马尔丁诺夫那样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请你们看看，这个思想经过新火星派的叙述竟被糟蹋到什么地步。我们不谈那些细节问题，例如荒唐地假定政权可能“落”到一个把夺取政权看作有害策略的自觉的政党手里来，我们也不谈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而是根本已经成熟；也不谈我们的党纲根本不知道什么社会主义改革，而只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现在只把《前进报》的思想和代表会议决议的思想之间

所存在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拿来说。《前进报》向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指出了积极的任务：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且利用这个胜利来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决议却不懂得我们的“彻底胜利”（不是新火星派所谓的“彻底胜利”）和欧洲革命之间的这种联系，因而就不提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提**无产阶级**胜利的前途，而是谈一般可能中的一种可能：“在革命蔓延……的时候”。《前进报》估计到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可以立刻实现什么，必须首先实现什么，以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民主前提，从而直接而明确地指出（而且指出的这些话已经载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可以怎样和应当怎样“利用政府权力”来谋取无产阶级的利益。决议在这里也不可救药地做了事变的尾巴，说“能够准备去利用”，但是说不出**怎样**能够，**怎样**准备，**怎样**利用。譬如说，我们不怀疑新火星派“能够准备去利用”党里的领导地位，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对这种利用的尝试和他们的准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希望……

《前进报》确切地叙述道，实际“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的可能”，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能够压倒一切反革命力量，在于这两个阶级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利益必然一致。在这里，代表会议的决议也没有提供丝毫肯定的东西，而只是逃避问题。在俄国，保持政权的可能肯定地应当决定于俄国本国社会力量的成分，决定于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

命的条件。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而革命传布到欧洲和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二者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肯定地会引起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拚命抵抗,——新火星派的决议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反革命势力,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则估计了这个反革命势力的意义。如果除无产阶级以外,我们不能同时依靠农民来争取共和制和民主制,那末“保持政权”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如果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希望的,如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会造成这种可能,那我们就应当指出这种可能,积极地号召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提出实践的口号,目的不只是**应付**革命传布到欧洲的局面,而且是**为了**要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去。社会民主党中的尾巴主义者提到“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有限的范围”,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这个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先进作用了解得很有限而已!

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见之一,就是认为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火星报》第95号),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个反对意见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是以“统一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为根据的。意志在某一方面统一,而在另一方面不统一,这是常有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意志的统一,这并不等于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也没有意志的统一。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区别。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的**全民**性质：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统一”，这正是指这个革命是实现全民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间的意志的统一。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这个斗争将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权制度。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①。那时，我们面前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进到共和制度，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进到社会主义。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就已经萌芽了。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

^① 资本主义在自由条件下的更广泛、更迅速的发展，必然使意志的统一很快归于结束，而且反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被击溃得愈快，这种统一性就结束得愈快。

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事情要由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最终完成吗？

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唯其如此，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唯其如此，我们和资产阶级“一起打”的行动就带有暂时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对“同盟者，犹如对敌人一样”加以严格的监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也是丝毫不能加以怀疑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忽略或轻视那些就现在来说是迫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和临时的任务，那就是可笑的而且是反动的。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暂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效劳于反动势力。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

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需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在纲领中提出共和制的要求。那里的形势使共和制问题在实践上很难和社会主义问题分开（虽然在德国问题

上，恩格斯在评论 1891 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曾警告过不要轻视共和制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的意义！²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把共和制的要求从纲领和宣传工作中取消的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谈不到共和制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1898 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专门把共和制的问题当做首要问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会使人惊异，也不会引起非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在 1848 年不提共和制问题，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一旦结束，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那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会详细谈论这个专政。现在呢，先进阶级的政党却不能不极力设法使民主革命对沙皇制度取得彻底胜利。而彻底胜利也就不外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附注²²

(1) 请读者回想一下，《火星报》和《前进报》论战时，《火星报》还援引过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一封信。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警告了这位意大利（后来的）改良主义者领袖，叫他不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²³。恩格斯在 1894 年论到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时写道，意大利当前的革命将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火星报》责难《前进报》离开了恩格斯所规定的原则。这种责难

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整个说来，《前进报》（第14号）^①完全承认马克思把十九世纪革命中三种主要力量严格分清的理论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论，反对旧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的，有（1）自由派大资产阶级，（2）激进派小资产阶级，（3）无产阶级。第一种力量不过是为君主立宪而斗争，第二种力量是为民主共和而斗争，第三种力量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恰巧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反之，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能完全保证不犯这个错误。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7—262页。——编者注

十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一个粗略的比较

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现在是社会民主党策略问题的中心。十分详细地分析代表会议其余各个决议,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仅限于简略地指出几点,来证实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策略方向和代表会议决议的策略方向之间的原则区别。

就拿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问题来说吧。你们将再次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找到这个问题的完整的答案。这个决议估计到特殊时机的一切复杂条件和任务:要揭露政府让步的虚伪性,要利用各种“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以八小时工作制为首要要求),最后,要回击黑帮。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中,问题是分散在几个地方叙述的:“回击黑暗反动势力”一事只是在关于如何对待其他政党这一问题的决议的理由部分提了一下。参加代表机关选举的问题,是和沙皇制度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问题分开考察的。不是号召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只是用标有“关